



錦城旧事



車輻

曾智中
黄尚军
校注

錦城旧事

曾智中
題

四川出版集團
《四川文學》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锦城旧事 / 车辐著; 曾智中, 黄尚军校注. —2 版.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5411-3753-2

I. ①锦… II. ①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 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3037 号

JINCHENG JIUSHI

锦城旧事

车 辐 著

曾智中 黄尚军 校注

李家正 插图

责任编辑 陈 维 王其进
责任校对 伍登富
责任印制 唐 茵
封面设计 周 明
版式设计 陈 维
肖像摄影 骆 丹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85 028-86259287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208mm×145mm 1/32
印 张 12.25
字 数 225 千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753-2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序一

车先生外传

流沙河

车辐先生长篇小说《锦城旧事》即将付印，嘱我作序。我极乐意，与有荣焉。序无定法，我在这里愿向读者介绍很有趣的车辐先生。

先生年轻时乃是成都名记者，又任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理事。我读小学，在报章上看见先生大名。读初中时想长大当新闻记者，也是由于看了先生写的《黑钱大盗李健》一文。后来成年，有幸与先生共事于四川省文联《四川群众》编辑部。时值上个世纪 50 年代初期，先生已入中年，穿一身褪色的灰制服，骑一辆脱漆的飞利浦车，用一支老式的派克笔，抽一包廉价的大前门，小心谨慎，沉默寡言。编辑部里尽是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青年，“思想觉悟”高得吓人，都把先生当作“旧社会”看待，时时警惕着他。他若不慎言，便要挨批评做检讨，

我头脑虽亦左，但好学，知他腹笥充盈，见闻广博，所以常去坐守他的桌前请教，听些文学掌故以及旧社会龙门阵。先生平时假小心装沉默，遇上我这样虔诚的听众，很快就现真相显本色，高谈阔论，毫无顾忌。此时才晓得先生原来是胸无城府，绝不设防的人。四十多年后，我给他定性为“不可救药的老天真”，可见其为人之一贯如此，亦可推想他在旧社会时早已如此。

在编辑部，先生的办公桌左端靠窗，桌旁壁上挂一件晴雨计。他每日骑车上下班，关心天气变化。桌上大玻璃板，压有1946年谒鲁迅墓的照片和他手书的迅翁七绝一首：“大江日夜向东流，聚义群雄又远游。六代绮罗成旧梦，石头城上月如钩。”左壁上有一幅成都市大地图，谁都不去查看，唯有先生每星期一上早班时总要用笔在地图上画些符号。他说：“昨天去看东郊建设，这里新修了一条路，我来添上。”每逢星期一，他都要添画一些符号，表示工厂、桥梁、道路、医院、仓库等等。他哪知“阴暗的眼睛到处看见敌人”，竟将东郊一片画满各种符号，而竟浑浑噩噩不知祸之将至。有两个星期日，还带我去东郊看建设，一一指点，满怀豪情称颂不已。那时东郊沙河电影院尚未修，正在挖基坑打基础，我和他就坐在离基址较远处喝茶畅谈。谈完建设，他凝眸附近一座农家院，土墙竹林围绕，状甚一般，忽指点说：“日本飞机轰炸成都，我到这座院子躲过警报。”八年抗

战的艰难岁月又从记忆里浮现出来。

在旧社会吃新闻饭，先生敬业十分，成名绝非浪得。衣袋内揣一个小本本，遇到一鳞半爪，立刻记下，以备采访之用。为人又好事，喜交游，管他三教九流，一混就熟。所以采访出击，每每旗开得胜，短消息，长特写，莫不精彩可读。脚板又翻得勤，车子又蹬得快，总是抢在同行之前，先拿到手。人勤快，饿得快，凡吃请，他都来。成都餐宴行业几位巨擘有一个转转会，轮流请吃，他也每次请去吃斋，大饱口腹，吃过许多稀奇古怪的极口佳肴。如今老了，轮椅岁月仍勤，便一一写出来，还印成书，叫拙荆给他作跋。这类文章只要几篇，已足逗得读者食欲大动，还给他招来了美食家的头衔，真是合算。

说到这转转会，又与扬琴有关系了。转转会的几位东家，其一姓蓝，是包席馆子荣乐园的老板，同车辐先生一样，都是打唱扬琴的票友，所以拉他去吃。其余各个东家也都知悉这位记者，乐意邀他赴宴。他们吃毕，就要打唱扬琴玩了。车辐先生曾随扬琴大师李德才游，能打会唱，又靠一些古典诗词垫底，唱起来就有更深沉更细致的理解和感受，往往比肩专业人士。此种专业多系盲人，一如古之师旷，因目盲而耳灵，辨音识声优于睁眼子。这些盲音乐家尽是贫民，地位低下。车辐先生敬爱他们，常与之游。此种异行不被世俗认同，称他为车老疯。疯，这里音 fēng (同讽)，川语，指那些行为有异于常人者。你，一个文

化人，大记者，有身份，跑来交游一伙穷瞎子，故称之为曰疯。所以，疯在这里仅指性情，非指精神疾患。从前先生年轻，每见这些盲音乐家横过街道，便去搀扶。他们握一握他的手，便知晓这来者是谁了，问一句：“又是老疯吗？”不但扬琴艺人，那时各种民间曲艺人士，先生都去交游，结下友谊。十几年后，我和他拉车子街上走，背心短裤，满脸汗尘，仍有那么多曲艺界乃至川剧界的老朋友向他鞠躬问好，叫一声车老师。回想起来，他不是不拿架子，而是浑然忘却所谓身份高低，出乎真情，友爱他人。他曾引川戏唱词“好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以教我。当时我二人正在服苦役，印象特深，至今尚不敢忘。

说到交友，先生还有一群文化朋友，都是抗日战争时期来成都的，计有作家、报人、画家、演员各类，其数上百，后来多半成名，举国皆知。数十年后，他们到了成都，必来看他，间樽话旧，使人感动。回头瞧瞧从前那些踏屑过他的人，如今一个个的门可罗雀，始知天理昭昭，善有善报。

我和先生不是朋友关系。当初我出第一部诗集时，送他那本上面写的就是“车辐吾师指教”。尚忆昔年共事，梅里美的《卡尔曼》和《高龙巴》、哈谢克的《好兵帅克》，都是他叫我读的。我戴上帽子后，承蒙先生不弃，乐意助我拉车，绝无恶语半句。派来助我拉车的人多矣，唯先生最卖力。较之某位学者，绳子从未拉伸，还要做脸做色，而为人之孰优孰劣，

犁然自见。帽子戴二十年摘了后，又是先生骑车远道前来看我，回去又写采访发表。近二十年，拙作被他青睐，又说些好言语鼓励我，始终不认我做学生。相反，颠三倒四呼拙荆为师母。此老身上原有帅克的诙谐与狡黠。

先生的趣闻，确实也不少。上个世纪 50 年代初期，他家中子女多。工资不够应付家庭开支，他就翻出郭沫若给他的三封信，卖给公家，获三百元（相当于今日的四千元），趣称“出卖郭老”。1955 年反胡风运动来势极凶猛，人人自危，赶快交出抗日时期胡风来信两封。事后又遗憾没有卖到钱。也就是这一年大祸突降，被捕入狱，吓得睡不着。三天后打听到同狱的“反革命”多达数百人，皆属省级机关干部，他就吃了定心汤圆，放胆做体操，能吃能睡了。送回省文联，红光满面，还长胖了。补领十一个月工资，大喜过望，买酒痛饮，而且赋诗。记得其中四句：精神被摧垮，灵魂已压扁。物质尚存在，一身胖嘎嘎。想当初逮他，编辑部领导人指着壁上地图，拍桌大叫：“看这罪证！”送回来后，他才弄明白，自己被误认为“特务”了。从此再不提说东郊看建设，姑且偷着乐吧。1957 年上头叫“鸣放”，他就设防，一声嗽也不咳，总算未上“引蛇出洞”的当。八十岁后，老还小，趣闻又回来。兹举四例，以博一粲。一是红袍礼帽，扮新郎官儿过瘾；二是接受陈若曦啖他左脸的拥抱礼，表示亲爱；三是当着黄苗子的面，在郁风面

前，放嗲装小；四是为女艺人哭灵。以上“失格”之举，全有多人旁证，而且照相留影。

说到那位新故的女艺人，我得补充一点，逝世前多年已是老妪了。退回去六十年，她在成都唱红，拥有上自大学校长，下至贩夫走卒，一大群追星族，车辐先生那时二十几岁，青年记者，非常同情她，帮她不少忙，还陪伴她登台共演，又在报上为她鼓吹。这部长篇小说《锦城旧事》就以她为主角，先从她母亲嫩豆花儿写起，旁涉旧社会的各种人物，而作者本人也以欧长歌的名字活跃在书中，煞是好看。论到小说章法，此书就谈不上。什么先锋荒诞种种新潮，此书一时难以说清。但有一点，读者须知，此书太真实了，真实得近乎土。优点缺点，都在这点，若有高手拿去改编成电视剧，可能打响。

综观车辐一生，写，吃，玩，唱，四字可以概括完毕。倒起说吧。唱，除了扬琴，他还会唱川戏，快活时放几腔，还听得。玩，一是游山玩水，二是跳川剧中的《边鱼上水舞》，三是高台跳水，皆能超乎常人，玩得心跳。近年老迈，跳舞跳水不可能了，唯山水之游玩，念念不忘，坐在轮椅上还想出夔门，看上海，耍南京，约我明年同去。吃，到老还馋。其言曰：“除了钉子以外都能嚼。”夫妻肺片双份吃光，轮椅推上街，还要买两个蛋卷冰淇淋，边行边吃。一夜拙荆去他家，回来说：“看电视睡着了，手上还拿着半边桃酥，醒来再吃。”我观其人，应是天上星宿

下凡，游戏人间，还要饱享太太贤惠儿女孝顺之福，令人羡慕。最后是写，写了一生，轮椅上还天天写信。拿他太太的话说：“我就是不会写。除写以外，哪样都比他强。”

2002 年 5 月，成都

序二

序车辐《锦城旧事》

何满子

如今说来，真是 long long ago 了，上世纪 40 年代初我流浪到成都，照例要入乡问俗，耳目体察之外，也求之于书本。死脑筋不通窍，只知道找有关成都的方志书和掌故书，从晋人的《华阳国志》《益州记》到晚清修的《成都县志》，从宋人赵抃的《成都古今记》到清人彭遵泗的《蜀碧》，当时城守东大街省图书馆馆藏的这类书几乎翻了个遍，依然不得要领。因为这些古人的记述离现实实在遥远，而且讲制度沿革的多而讲风俗人情的少。我偶然和一位老成都谈起我的困惑，他笑道：“你这个迂夫子自己整自己的冤枉。要懂成都的人情世故嘛，你不如读读李劫人的小说。”于是，我读了《死水微澜》《反正前后》《大波》，果然受益不少。以此我深深体会恩格斯所说的“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给出的法国社会的知识

比所有的法国历史更多”一语的不诬。

好的小说都是风俗史，作家有心在小说中展示地方风情的小说更是。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特别是《家》，有成都风情的点染，但它的题旨是新旧之交封建大家庭中一群青年的挣扎史，成都风情只是作为背景从形象结构中发散出来，因此在宣示成都的习俗和都市风光上，不及写以辛亥革命前后成都的动荡为主题的李劫人的系列小说。由于被卷入了事变的是这座城市，李劫人在人物和情节的描叙中就自然地播散出成都住家人户的动静起居，生活风习，人际关系的格局，让人亲切地感知了成都这个城市的特有风情。

但李劫人小说的重心是事变中的成都，亦即成都经历的事变，作家并未特别渲染作为场景的成都风情，读者感知的成都风情只是小说的附带效果。车辐的这部《锦城旧事》则是作者着意展示上世纪初至40年代的成都风貌和性格的。这从小说的命名上就可看出其志向之所在，本来满可以用“嫩豆花儿和她女儿的故事”之类惹眼的题名，他却让题目点明了“锦城”，可见他重视表述城市风俗更甚于他的人物故事。

这部小说堪称旧时成都的社会生活百科全书，小说的故事和戏剧冲突无疑是为了展示成都风情而铺设的引线，场景的着色远比情节更下功夫，更浓墨重彩。进入小说，你就进入了往日的成都。从市街坊里到工商百业，从酒楼茶馆到烟寮赌场，从名厨佳肴到

风味小吃，从剧场影院到街头卖艺（我所知道的只是遗漏了夜间街头“讲圣谕”），乃至监狱刑场，拉壮丁的黑栈窝等无所不有，全都带有旧成都特异的色彩。当然，人物永远是小说艺术最活跃的因素，旧成都上中下三等具有特征的人物也在小说中请齐了：头脑迂腐的老派士绅，亦兵亦匪的地方军阀及各级枪杆好汉，壳子冲得比实力大的商界闻人，自命风雅的烂杆子文人，无缝不钻的清客帮闲和流浪汉，构成成都市井特色小商贩包括卖担担面老汉，报贩子直到以杀头为生的刽子手和收拾尸首的特种行业者，更不说与主角吴小秋有关的戏班子的演员和各色曲艺人物如贾瞎子、德娃子等艺人。这些人物的主要作用，与其是为了维系小说情节，毋宁更为了烘染出成都市井的特定风情。同样的目的，人物中不能没有教育界、艺术界和新闻界的角色，甚至跻身于成都中流社会的洋鬼子。

既然要成都风情撑足，当然绝对不能缺了旧日成都和川西坝子乃至整个四川的两大特征：黑道和鸦片。据地称雄的龙头舵把子和占地为王的军阀之凶残贪婪，无恶不作，是下江省份所少见的。小说刻画了两个舵把子欺凌蹂躏母女两代的兽行，控诉了流浪艺人的悲惨遭遇。也写了黑道势力和比土匪更土匪的军阀的勾结、摩擦和你死我活的冲突，这都是真真实实的旧四川、旧成都的真实。要理解旧四川、旧成都，车辐都指点了给你看。我以为，这部小说的最大价值

是在通过其代表流浪艺人的遭遇勾画出了百科全书式的成都风俗画，旧成都的完整性格。

巴金的小说语言里较少成都方言；李劫人的小说里大抵只在人物对话中使用成都方言；车辐的小说连叙述中也尽可能使用成都方言，这是这部小说的又一特色。成都方言是中国方言中表意最丰富、最绵密细腻的方言之—，不仅特征性强和机智俏皮而已，它可以对译出别处的方言而别处却无法模拟它的声口。我可举一小例，上海方言中有“发嗲”—词，本意为撒娇，但有不少外延义。别处没有传达出同样的内涵的方言词语，北方话转译为“发贱”，就过于极端；而成都方言中恰好有“黏 (niā) 巴”（我不能保证字写正确了）—词可以天衣无缝地对译，令人叫绝。四川话又近于官话，不像别的方言小说那样别处人不易懂。当然，有些成都特有的词汇费解些，但也够不上阅读障碍。至于我这个“二川人”，对本书的语言是特别欣赏了。

2002年6月，上海

序 一 车先生外传、流沙河

序 二 序车辐 《锦城旧事》、何满子

第一章 麻雀子从老娘头上飞过，老娘也能分个公母呢——1

第二章 自信地确认为他自己是当今第一架英雄，用下腹对准了尖刀——35

第三章 不要钱的女人，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还敢打人——77

第四章 我看你咋个活人哟！你这个不懂事的小杂种啊——105

第五章 酸酸客吃早茶吐酥痰，谈论起一鸣惊人的吴小秋——113

第六章 鸡公咋个吃得过人，只有人才吃鸡公——149

第七章 成都周璇今天到了华西坝！听得洋人哈哈大笑——181

第八章 饿老鸱也不打岩下食，吃桃子也要分个杆杆嘛——233

第九章 他有他的一招，要结婚；我有我的打算，权且打个平伙——273

第十章 东说南山西说海，《休谈国是》照样谈下去——311

第一章

麻雀子从老娘头上飞过，老娘也能分个公母呢

吴老么的老婆叫嫩豆花儿。

嫩豆花儿的本名叫什么?谁也无法知道了,就连吴老么本人他也无法知道。就吴老么来说,他也根本用不着知道,在那样一个世道里,一个怀抱琵琶,到处流浪的跑滩匠,能够养活自己,也就算是很不错的了,打一辈子单身汉的人多得很。吴老么这个下三烂的滚龙匠居然能得到一个“老婆”,也就算是很不容易的了。顾名思义,嫩豆花儿总比豆腐干儿、霉豆腐这类的别名高到哪儿去了。人年轻,长得窈窕,皮肤白而且嫩,只消她认真地看你一下,都是够人销魂的,不过,她从来也没有认真地看过谁。

吴老么当初认识嫩豆花儿,可并没有发现她这些美好的东西,发现这些美好的东西,那是以后的事了。

一次,有人好奇地问吴老么:“你们当初咋个搞拢的?”

“咋个搞拢的?是涨大水冲垮鹌鹑桥那一年,我没办法,困在牛市口水巷子烟馆里头,搞这个玩意儿(琵琶),一天只能挣得到烟钱。嫩豆花儿她穿一件伙食汗衫儿,我烧烟她来靠烟盘子,我下半身冷了,她就来给我偎脚,老子正没得棉裤,来得正好,三言两语,我们就成交了生意。没想到这女花花一跟我,就服服帖帖地伺候我了,一直跟到我跑烂滩,找钱吃饭。有人问起,就说是打平伙的夫妻。”

嫩豆花儿一跟到吴老么后,她受气受辱的暂短过

跑滩匠:本指公开抢劫的四川哥老会成员,后泛指跑江湖的或无固定职业、到处流浪的人。

下三烂:技艺拙劣、地位低下的人。本指成都地区纸牌打法中最小的三种牌。

伙食汗衫儿:下厨时穿的衣衫。另有一说,“伙食”为包身妓女。

女花花:姑娘,女孩子。

打平伙:凑钱和食物,然后合伙吃东西。